

DREAM
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：中国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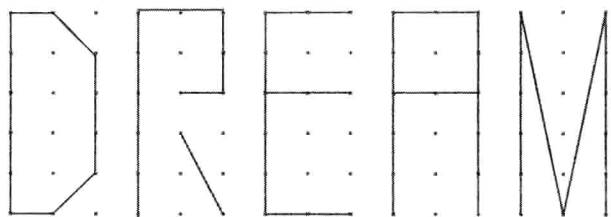
最美的教师

刘立勤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
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：中国故事

最美的教师

刘立勤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美的教师/刘立勤著. —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14. 6

(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: 中国故事 / 尚振山主编)

ISBN 978-7-5493-2453-8

I. ①最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15932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邮 政 编 码	330046
编 辑 电 话	(0791) 88170528
销 售 电 话	(0791) 88170198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照 排	麒麟传媒
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5
字 数	215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2453-8
定 价	29.8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4-27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
「目 录」

爱的诺言	001
红樱桃	004
名 字	007
老坎的麦田	009
拐伯的牛	012
秋 猎	015
犁 地	018
遗 言	020
狼	022
爷爷生命中的那一刻	026
“老白干”情结	029
报 答	032
回 乡	035

画 殇	037
刘三进城	040
刁 民	043
告 状	046
扶 贫	048
开 会	050
他为什么下岗	053
抄 袭	056
最美的老师	058
代课教师	061
你欠我一座桥	064
淘宝在人	067
贻 品	070
父亲的魅力	073
感 恩	076
送你一张笑脸	078
刺 绣	081
父亲的家	083
厦屋的二婆	086
书法家	089
南老师的琴声	092
一个人的村庄	096
铁匠铺	099
麦子黄了	102
前湾的老汉	105
办年货的老人	109
百家被	112
四 奶	114

树 桩	117
痴呆了的父亲	120
雨中的父亲	123
绝 技	126
黄老板	131
胸 怀	135
太行山上的雪莲	138
狗	141
长耳跳鼠	144
老 狗	146
老 牛	149
老 狼	152
老 羊	155
小 鹿	158
祸 水	160
吉祥号	163
胡越的命运	166
桥	169
退休也不放过你	172
请 求	175
老 黄	178
邻 居	181
讨 账	184
一个苹果	186
回 归	189
手表的记忆	192
收音机	195
麦芽糖	198

温暖的火盆	201
放 牛	204
门里门外	206
救人如救己	208
飞来的考题	211
美丽的红灯笼	213
一支钢笔	216
一张纸条的承诺	219
谁想到他们会来真的	222
初恋情人	225
名 医	228

爱的诺言

看看师傅脸上浮出的笑容，我很想说点什么，却什么也没说，起身走了。师傅今生今世，除了我没有求任何人办任何事，求我呢，也只是哄哄师母，这次我虽然极不情愿，却又不好推辞。

师傅姓田，我刚进厂时羸弱不堪，无人收留，他就收我做徒弟。师傅在铆工车间是数一数二的高手，一直到他下岗，也没人敢和他较劲。师傅虽然有一手铆工绝活，却没多少文化，又不会钻营，数一数二的技术一直被一个姓王的师傅压得出不了头。先是当班长，王师傅一马当先；后来是评先进，王师傅当仁不让。王师傅一辈子都没爬上去，一辈子都是班长，我师傅就一辈子没机会进步，一辈子被压着。有时我们喝酒聊天，为他叫屈，他却是一脸满不在乎。我知道师傅其实是非常想当个班长、先进什么的，不然他就不会涎着脸让我帮他改工资表，每年帮他写奖状，可王师傅一直没长进，师傅也跟着没出息，并且处处都受王师傅的气。

田师傅在单位老受气，按说在家里该抖抖威风吧，可在家里也不行。别看他在请客吃饭时一副大老爷们儿的做派，私下里绝对是受气的角色，从他偷改工资表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。

师傅识不了几个字，衣兜里却迟早揣着一支钢笔，钢笔又没别的用途，每月领一次工资，每月改一次工资表。工资由我代领，工资表也由我

代改，每次改变不大，也由此可见师傅是非常怕师母的。究其原因，大概是因为师母太漂亮的缘故吧。

师母长得漂亮，而且是一个知识分子，那是令人羡慕的事情，这也是师傅此生引以为豪和得意的事情。也缘于此吧，师傅在家里几乎包了所有家务活。师傅干着家务活，师母就给师傅念报纸，讲笑话，或是轶闻趣事。师傅沉浸在自以为是的幸福之中，手里的活也干得利落，有声有色。只是到了我们去他家喝酒的时候，师傅才有机会摆出一副一家之长的神态，为师母挣得一个贤妻良母的好名声。每每看到师傅怡然自得的神情，我就想问他偷改工资表的原因。再一想师傅难得有这么幸福的时刻，一口酒把话咽了。

然而，不久后一次醉酒，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。

那天是师傅的生日，师母提升为领导，师傅又请我喝酒，也许是高兴吧，平日里一瓶酒就够了，那天喝完一瓶还未尽兴，师傅就让我到屋里酒柜里取酒。我拉开酒柜门，看见了一摞摞写着师傅名字的奖状。正在我疑惑不解时，师傅进来了，看见我手中的奖状和奖品，师傅的脸倏地就红了。“嘿嘿，我是哄你师母呢，你师母条件那么好，嫁给我，我不长进，我对不起她，我只好……”师傅说罢，就把我拉回座，我们一盅接着一盅地喝，直到喝得酩酊大醉。

自此以后，我对师傅多了一份同情，对师母多了一份怨恨，我想利用一切机会给师傅争取一份尊严。可是，除了在师傅家喝酒时能给师傅捞到一个一家之主的机会，在厂里我帮不上半点忙，直到我当了厂办秘书，师傅仍被王师傅压着。待厂子被兼并后，数一数二的铆工高手反而下了岗，我依然是爱莫能助。幸亏师傅人缘好，过去的一个徒弟给他介绍了一份闲差，工资是过去的两倍，师傅才在师母面前有了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。然而，师傅对于自己下岗的事情在师母面前只字不敢提起。

这不，师傅下岗上班还不到一个月，就受了工伤住进医院，师傅也不敢告诉师母，而让我以厂办秘书的身份去通知师母。我知道师傅活得太累太累，我不想说假话，却不得不去找师母。

“小刘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”

我刚走到师傅家门口，师母就开了门，拉着我就走。

“怎么，您已经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，不知道他伤得怎么样？”

师母说着，就流出了泪。擦把泪，她又说：“你师傅忠厚本分，总觉得配不上我，其实我看中的就是忠厚本分，可他不知道，又是抢着干家务，又是用假奖状、假奖品来哄我，下岗了也不告诉我。要不是我的一个学生打电话说他在找工作，我根本不知道。没想到学生安排那么清闲的工作，他还受伤了。”

“原来，这一切您都知道？”

“我咋不知道。”

“那您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可以在心里瞧不起我，可我不能拒绝你师傅的谎言。如果拒绝了他的谎言，他就会失去爱我的勇气。都说诚实是爱的基础，有时，爱也需要谎言维系。”

师母说罢就匆匆走了，我对爱又有了新的理解。

红樱桃

不经意的，他们说到了樱桃，说到了那红红的樱桃。他说，你也许不相信，我小的时候不知道樱桃是红的。

她说，怎么会呢？樱桃熟了就是红的呀。

他满怀伤感地说，小的时候，我们哪里能等得到樱桃长熟呀。

他说，我们那个山村很穷，穷得全村子找不出第二棵樱桃树。因此，当学校后门外的那棵樱桃树刚刚开花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围着那树转。我们看着一朵朵樱花儿开放，看着一朵朵樱花儿飘落，看着一片片叶儿长出来，然后我们就看见那翠绿的樱桃挂上了枝头。明知樱桃还不能吃，忍不住摘下一颗塞进嘴里，立马就酸倒了牙齿，急忙吐出来，然后就急切地盼望着樱桃早点变黄。那时候我们以为樱桃一黄，就是成熟了。因此，当樱桃终于有了黄的意思，我们就开始采摘了。黄一粒，摘一粒，有时还等不着黄透，我们就会把它摘下来。就这样，我们从来都等不到樱桃变红的时候，自然就不知道原来樱桃是红的。因此，当我上中学后，在家乡的那个小镇第一次见到红红的樱桃时，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是樱桃。

她叹了一口气，说，我比你幸运，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樱桃是红的。倒不是我们那个小镇多么富有，樱桃多，是因为我三婆家有两棵樱桃树。三婆不是我的亲外婆，我不好意思随随便便到她家去。好在上学的时候，

我们可以绕路经过三婆的门口，虽然要多走一里多的路程，可为了吃上樱桃，我们乐此不疲。樱桃成熟的季节，每天放学我就和弟弟从三婆的门前回家。到了三婆的门口，我们亲热地喊叫一声“三婆”，眼睛却看着树枝上那红红的樱桃。三婆听了我们的喊叫，就唤回树下的狗，笑咪咪地搬来梯子，让我们自己上树摘樱桃。满树的樱桃是那么红，那么甜，哪有吃够的时候。实在吃不下了，三婆就摘下头上的蓝色手帕，让我们再摘一包带回家去吃。那时候我真的感激三婆，她不仅让我们上树摘着吃，还让我们拿回家去吃，更重要的是她的手帕给了我们第二天到她家吃樱桃的借口。于是，那段时间我们天天都可以到三婆家，天天可以吃到樱桃。现在想起来，三婆家的樱桃依然是那么红那么甜。

她说罢，沉浸在回忆里拔不出来。而他看着她酷似樱桃的红唇，却是满心的迷醉。

这个地方怎么不生长樱桃呢？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吃樱桃了。过了许久，他回过神来，他心里也是疑惑，这个地方怎么不长樱桃呢？这个时候，如果自己能有一枝红樱桃献给她，再说出憋在心头的言语，自己一定会走进她的心田。他想。

第二天，他找了一个借口，走了十几里的山路，来到山外的小镇。已是初夏了，麦子扬了花，小镇上有许许多多卖樱桃的人。看见那一篮又一篮红嘟嘟的樱桃，他就想起她那红红的唇，他的心里一片灿烂。来一次小镇不容易，平常他一定会办许许多多的事情，但这一次，他只是精心挑选了两斤又大又红的樱桃，便急急地往回赶。为了他，她已经有两年都没有吃樱桃了。这个年代，红樱桃已经算不上什么稀罕的东西，但他还是急着赶回家去，他想让她尽快吃上红红的樱桃。

可惜，她没有吃上他买来的红红的甜甜的樱桃。虽然十几里的山路他只走了两个小时，虽然每一粒樱桃都是他精心挑选的。当他回到山里，满怀欣喜打开纸袋叫她吃樱桃的时候，发现樱桃全都乌黑了，就像是谁用开水烫过一般。不要说吃，就连看一眼心里也会十分难受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泪水就从她的眼睛里流了出来。抹去泪，她

就离开了大山。那时，他多么想留下她呀。可怎么留呢，这里连一株樱桃树都没有。她走了，他就想在这里栽下一棵樱桃树，他要让枝头结满红红的樱桃。

良种的樱桃树难栽，他就用了十倍的精力来照看它。春天里，他给树施肥，夏天他为树浇水，秋天里他为树培土，冬天里他又为树织了一个“温棚”。五年过去，昔日一棵小小的树苗，已长成一棵挺拔的小树了。春天里，它开了花。夏天里，它结了一树的樱桃。那一树的樱桃就像一树的红花，灼灼夺目。这时，他又想起五年前离开这里、现在生活在城里的她。他想，城里虽然满街满巷都是樱桃，肯定没有他栽出的樱桃红；城里虽然时常可以买到樱桃，绝对没有他采摘的樱桃甜。好在这时，城里通往山里的电通了，山里通往城里的路也通了。他采摘了一篮红红的樱桃托人捎给城里的她，樱桃虽然红得太迟了一点，他想她一定会喜欢。因为，他听别人说过，她的女儿就叫樱桃。

名 字

王老师一手摀着那张表格，一手捏着钢笔，死活记不起自己叫什么名字了。

王老师本来是有一个或是两个名字的，可自从他在村小开始教书后，人们都喊他“王老师”。喊得久了，人们就忘记了他的名字。王老师自己本该是记得的，可捏着钢笔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于是，王老师就推着时间往前撵。

撵到没教书时，王老师想起了自己的小名，好像是叫“狗蛋”或是“狗剩”。只是这名字用到上学，老师就把名字改了。改的名字叫起来拗口，写起来也麻烦，王老师也不甚喜欢，加上父母、同学仍然是“狗蛋”或是“狗剩”地喊，那名字只是老师写在成绩册上的记号，再也没了别的用途，名字就被淡忘了。小学毕业后，他就开始在村小教书，“狗蛋”或是“狗剩”再也没人喊过，都喊起“王老师”，名字更没人用了。那时民办教师又没工资，记工分、分口粮了，王老师就在别人画的或圆或方的圈圈后面写个“王”字，已是非常自豪的事了，哪还有闲心去写名字，名字反而成了累赘，以后就被他精简了。

后来，好像是有两个要用名字的机会，王老师的学问也操练得很深了，他就给自己取了两个挺时髦的名字。只是那两个机会擦肩而过，时髦

的名字却没派上用场，那名字也就随取随丢了。到了民办教师不记工分而领统筹款时，他的学生有的当了校长，有的当了会计，学生记不得老师的名字毕竟是件不好意思的事情，学生也羞于再问，工资册上就记个“王老师”，王老师签字了就写个“王”。即便是领导来校检查或是开会了，都尊他一声“王老师”，也没有谁喊过他的名字。

按说家里人应该有人知道吧，可他一想，还是没人记得。父母是早就死了，女人吧，是自己的学生，结婚前喊“王老师”，结婚后喊“哎”。“哎”了三十多年，儿子大了，儿子却是土拨鼠，不必用他的名字。孙子倒是上中学，也经常填写表册，却用不着他的名字。名字彻底地被忘了。

真的是忘了，王老师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了，那只捏笔的手就抖了起来。干了一辈子的老民办，教了一辈子的书，却没当过一天半天的公办教师，到老了反而把名字弄没了。如今不想教民办了，想干一件能多捞几个钱的事儿吧，却没了名字。重取个时髦的名字吧，已没了必要。王老师就在姓名栏里写下“王老师”。看着这三个字，那能多捞几个钱的活也没了再干的必要。他想，哪有老师不教学生的理儿呢？王老师想到这儿，就把钢笔装进了衣兜，再瞅瞅那名字，他就笑了。他想，那名字确实挺美的，将来死了，就把它刻在墓碑上，谁见了都会喊一声“老师”，那真是再美不过的事儿了。

老坎的麦田

新县长上任的第十天，老坎就把新县长告上了法庭。村上的人知道后，都替他捏了一把汗。跟县长打官司，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老坎不怕，他说他这次赢定了。

村里人都骂老坎，骂他是因为老坎不会过日子。

老坎单身一人，坡上有一丈山，河边有一亩好坪地，没负没担，应该是个好日子。可他就是不把日子当日子过。坡上的山任它荒着，河边的地任它长草。好心的老甩说给他把地犁了种了，他却让老甩管他一年的吃住。这样，他家的地只好那么闲着，任它长草，老坎就袖着手在村口流浪，丢全村人的脸。

好在老坎那块地在路边，老坎的地很是抢眼。那一年，老县长从地边上经过时，看见了那块地，就找来村长，把老坎的地包了，做了县政府的实验田。说是县政府的实验田，县政府也没有人来种，只是春耕的时候到了，县长领着一些人来扶一回犁；夏天麦收了，县长又领着一些人来割一次麦。平日里，老坎就一次次去要钱买化肥，要钱买农药。每次去了，钱总是很足，那钱不仅买了化肥，买了农药，还能请几个庄稼把式把地细细弄一遍。剩下的呢，还够老坎一月俩月的酒钱。于是，那庄稼就在老坎的酒气中一日日地长。长好了，长熟了，老坎就穿戴一新等县长。县长走

了，收获的粮食都是自己的了，老坎就可以在电视里、报纸上看到县长和自己亲热地说笑。每每这时，村里人都会笑着骂一句“狗日的老坎”，心里却是眼气得不得了。

今年风调雨顺，老坎的麦田更是喜人，硕大的麦穗生出诱人的麦香，老坎乐得合不拢嘴。合不拢嘴的老坎就念起县长的百般好处，老坎就急急地去找县长。县长没找着，倒是见了白白胖胖的主任。主任说，麦子你先留着，老县长调走了，新县长刚到，等新县长把情况熟悉了，我领县长来割麦子。老坎听了主任的话，就高兴地在家等县长。他想，不管你新县长老县长，割不割麦子事小，电视总得上，不上电视了，那电视里放甚哩。老坎是有经验的，老坎就消停在家里等。

老坎种的是良种，麦子黄得早，老坎的麦子黄时，四周的麦子还是半黄的呢。现在，四周的麦子都黄了，老坎的麦子就焦黄了。老坎虽然不急，可四邻的村人着了急了，他们催着老坎去找县长割麦子。老坎知道县长不割他的麦子，别人的麦子是能割的。为了村里人，老坎又去找县长。可县长总是忙，老坎不仅找不着县长，就连胖主任也找不着。老坎没办法，老坎就抱着电视找，可电视里满是新县长影子，就是不见县长人。后来，好不容易找到胖主任，胖主任说再等着。老坎呢，也只好等，只好在城里等，他害怕村里人找得他不得安宁。

老坎在城里等得正滋润呢，村里却下了一场冰雹。人家的麦子在老坎进城时就偷偷地割完了，独剩老坎的麦田被打得稀烂。老坎看看麦田里东倒西歪的麦秸秆，又看看满地圆滚滚的麦粒儿，老坎就找到县长，让县政府赔麦子。县长不赔不说，县长的态度还蛮横。于是，老坎一气之下就把县长告上了法庭。

老坎告县长是想让县长赔他的麦子呢，没想到县长并不买他的账。县长不仅不赔他的损失，还真刀实枪走上法庭。老坎兀自先怯了。待到法庭上胖主任和村长翻了供，说老坎的麦田不是实验田是扶贫田，老坎的官司就输了。输了官司的老坎看到以前到过他麦田的录像机和照相机